

第八个 房子

여덟 번째 방

김리월

「韩」金美月 著
李承梅 李龙海 译

在隐秘的空间里，与曾经的青春相遇。

山丘

第八个房子

여덟 번째 방
김미월

[韩] 金美月 著

李承梅 李龙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八个房子/(韩)金美月著;李承梅,李龙海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29-4511-5

I. ①第… II. ①金… ②李…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054 号

图字:15-2013-203 号

Yeo Deol Bun Jjae Bang(여덟 번째 방) by Kim Mi-Wol

Copyright © 2010 by Kim Mi-Wol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Korean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10.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第八个房子

[韩]金美月 著 李承梅 李龙海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6.25 插页/2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511-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大门上贴有一张出租房告示。

“只睡觉的房!”

这就是告示的全文。

“只睡觉的房?”英大一边嘀咕着,一边把滑落到胳膊上的斜挎包拽到肩膀上来。这个出租房是贤洙介绍的,说是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他说得没错,月租十万韩元,还不到一条 CK 牛仔裤的价钱哩。现在,手中有买牛仔裤的二十万韩元,一个裤腿一个月,一条裤子的钱在这里还能住上两个月哩,嘿嘿。

不过,“只睡觉”是什么意思?是“只准睡觉,不准做爱”的意思吗?

不会吧?租房者也有隐私嘛,哪会这样要求呢。如果不是“不准做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像面临语文考试中诸如“下面诗句的内涵是什么”这类问题一样,感到困惑。从中学里学诗歌的时候起,他就十分讨厌内涵啦、隐喻啦、象征等等。有话就直说呗,干吗那么绕来绕去遮遮掩掩,还无聊地拿别的来做比喻什么的呢?

“是刚才打电话的小伙子吧？”

一个中年男人，从开着的大门缝隙里探出了上半身。他是房东吧？英大急忙低头行礼，背包带又从肩上滑落了下来。英大还没抬起头来呢，那个男人又说话了。

“‘只睡觉’啊，说的是出租屋只能睡觉，做饭、解手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厨房和厕所嘛，都在外头，是公用的。也就是说，这里出租的，不是套一房子，只是一间屋子而已啊。”

“啊，哦。”

房东他肯定清楚来看房子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像英大想问的那个问题，他该被多少看房人问过呀。“只睡觉的房”到底是什么呢？只要是讨厌内涵、隐喻、象征的人，恐怕都问了这个问题的吧。英大把斜挎包带重新拉到了肩上。既然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那么到底是几个人一起用呢？他刚要张口问，那人又说了：

“厨房和厕所是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加上你，三个人用，正好呗！”

房东又是在英大提问之前开口说话了。他就像妖怪自如地舞动胳膊腿一样，坦然地吐着敬语和非敬语，说了这些话。

“啊，哦，是吗？”

每次回答的时候，英大都先“啊，哦”一下，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男人提议说先去看房间，英大紧跟在头发稀疏的房东男人后面，移动了脚步。

这所房子的构造和其他房子没什么两样，是带有地下层的、独门独院的二层住宅楼。在这个二层楼的单体住宅里，房东一家住二楼，一楼做了包吃两顿饭的寄住宿舍，英大要看的房间则在地下

层里了。可以说,在这里所住楼层的高低和入住者的经济状况有关,住得越低,说明其经济状况就越不如意。房东告诉英大说,三个楼层的房屋构造大同小异,只是地下层的洗漱间没有马桶,大小便要到院子里的公用厕所去解决。

“啊,哦。”

英大点了点头。厕所在屋外,像现在这样的隆冬天气里使用它一定很不方便,不过,这种程度的不便,还不得不承受啊。

地下层里有三个房间,还有公用洗漱间和厨房。英大租的房间是中间那一个。房东告诉他说,从门口往里看的话,女人住在左边,男人住在右边。到了厨房间,房东顺手开了灯,却把已经开着的日光灯给关掉了。瞬间,两人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包围住,英大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地下。“咔嗒”,黑暗中传来开灯的声音,比起刚才关灯之前,现在一切看得更清楚、更赤裸裸了。英大看到,门上的漆脱落的冰箱和冰箱旁的边沿凹凸不平的洗碗池台子,还有台子上面放着的锈迹斑斑的便携式煤气灶,而冰箱的商标竟然是十几年前 LG 像彗星一样出现时在太阳系里销声匿迹的那个“金星”。令英大惊愕的还不只是这些,丢弃在煤气灶旁边的瘪瘪的红铁皮空罐,竟然也是当今在世上的任何一家超市里都找不到的“815”可乐罐。哎哟,这里简直就是让人回忆过去的旧物博物馆哪!

英大把洗碗池的水龙头往右拧了拧。流出来的是凉水。再往左拧了拧。流出来的还是凉水。他把弄湿的手往大腿上擦了几下。洗碗池旁边还堆放着四五个用透明胶带封了口的方便面纸箱子。这些箱子,一看就是搬家打包的东西。

“这是退房搬走的那个小姐的，她有事没有全拿走，叫我给看管三四天呢。这不，我还特意为她保管这些东西哩。”

那个男人好像自己吃了多大的亏一样，左右摇了摇头。

英大伸手打开了小姐搬走后空出来的中间的那个房门。

“啊！”

英大禁不住叫了一声。他很想问，这里到底是什么？是到房间去的过道吗？啊哈哈！

这个空间哪是房间啊，说是箱子内部更为确切些。它可是正六面体模样的大箱子啊！每个边长也就是两米多一点嘛。这样的地方也能叫做房间吗？身高 2.18 米的崔弘万在这里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伸腿睡觉的。英大下意识地不断用手搓弄背包带子。这房间，放了东西，还有人住的空间吗？

“别看这房间这样，东西和人照样都能进得去！”

好像看穿对方的内心一样，房东说了一句。哇塞，好厉害呀，这房东是否懂得读心术啊？太了不起了！

“你到别处去看看，这种价格，这样的房间，上哪儿去找啊？”

“啊，哦，说得也是，只是……”

这倒是个不易见到的绝对平等的房间啊。没有炕头和炕梢，没有中心和边缘，在这里区分这些，犹如区分跳蚤的胸脯和肚子一样毫无意义嘛。呵呵，这个房间的好处又不止这一点哩。这里放不进一张床，若是放进了一张床，墙壁会把睡床四面堵得严严实实，人睡在上面无需担心会掉到炕下嘛。英大正往屋里张望的时候，房东向英大靠过来了。与此同时，左边的房门被推开了。

“你打算怎么办？”

英大正要回答说这里无论如何住不了的时候，一个女人从左边房间里走了出来。她二十一二岁，长长的直发，白白的脸，大大的眼睛。英大与她四目相对了。她，长得好美哟。

“啊，哦……”

英大停顿片刻，待呼吸均匀后，平静地问道：

“我可以马上住进来吗？”

左边房间的女人打开玄关门，向外走去了。哇！连背影都这么美的她，竟然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啊？就好比在小学门口面食店菜谱里发现了鹅肝料理一样，英大感到十分新鲜和惊奇。他向女人的背影望去的时候，背包带又从肩上滑落下来挂到了手腕上。他没有意识到这些，站在那里只是呆呆地眨着眼睛。

就这样，英大住进了“只睡觉”的房间里。搬家头一天，在这个“只睡觉”的地方他偏偏不能入睡，一昼夜都是睁着眼过的。这一天，左邻的女人和右邻的男人，一宿都没有回来。英大想，现在是年底，他们大概各自都有许多约会吧。这一天，英大就这样躺在炕上，听了一整天楼上坐便器冲水的声音。当然，在这个房间里他想伸直双腿躺下，也得像“韩国小姐”肩上斜挎的带子似的斜斜地躺下来才行。地下层的房屋一整天都是黑乎乎的，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白天的时候，他以为是夜晚懒懒地躺了一天；到了晚上，白天没干什么人也疲倦得不得了，一动也不想动了。英大还心烦气躁得很，把搬家公司送来的搬家行李胡乱堆放在玄关门的内侧，没有搬进自己的房间里来；一日三餐，也都用附近小铺买来的农心桶装炸酱面胡乱对付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他依然躺着。楼上坐便器冲水的声音依旧无休

无止地传进耳朵里。随着坐便器噗噗的冲水声音，他的思绪也开始漫无边际地飞舞起来了。从被关进米柜饿死的思悼世子到首尔站地下过道里过夜的露宿者，从被老兵折磨而两脚放在高高货架上做俯卧撑的军旅生活到放了许多新鲜海味的热乎乎的三鲜方便面，以及不知何时丢的 MLB 棒球帽等等，他想起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是，无论他想起了什么，到最后都勾起了一个共同的疑问，那就是“现在，我干吗在这里这样待着？”他越想越觉得没劲。其实，人们在房间里的时候一般意识不到自己到底待在怎样的屋子里，也根本用不着想这个问题。因为房间本就是人待的空间嘛。但是，这个房间却时时刻刻不间断地提醒英大住在怎样的房间里。嗨，我怎么住在如此窄小、如此昏暗的房间里呢？究其根源，这还是学姐的缘故啊。

英大前不久才从军队复原回来。当头发长到能遮住光头的时候，他就给参军之前开始暗恋的同系学姐打电话约会。还好，学姐乖乖地到约会地点来见他，还夸他穿的那件蓝色 T 恤时髦。英大暗喜自己穿了这件衣服来赴约，这是妈妈为纪念他复原特意买给他的。

“不过，你的梦是什么？”学姐问英大。

一刹那，他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梦是什么？自己不是小学生，是个退伍的预备役青年呢，怎么能问这个？这不等于问九旬老人将来想同什么女人结婚一样吗？英大从自己前面的可茶托盘中，拿起了一根细长的派派乐巧克力饼干条。

“啊，哦……你的梦是什么呀？”

他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反问她的。他咬了一口派派乐饼干条。

好酥啊。

“我的梦啊，是幸福呗。”

学姐一脸严肃地说道。英大没有做任何反应，也没有点头。突然，他觉得“幸福”这个单词很生疏。幸福，幸福是什么呢？

就像是超豪华宾馆总统套间里的大理石浴缸一样，就像是平壤市内大同江区域的十字路口一样，就像是五百年后的人类文明一样，英大觉得“幸福”存在于远离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英大原以为学姐会说想当教师啦、新婚旅行时周游世界啦、买彩票中大奖啦等等的话来的。这不是大家都梦想的吗？她要是在这个范畴内说出了梦想的话，英大势必会高高兴兴地跟她聊起来的。可是，学姐却出人意料地说了“幸福”，英大又因无法理解她而变得很不幸了。

“那，怎样才算幸福啊？”

“这，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

学姐停顿片刻，说道：

“和你在一起，我就一点都不幸福。”

英大嘴里咬着派派乐饼干条，抬头看她。

“恐怕今后也是，和你在一起我肯定不会幸福的。”

“姐……学姐！”

“太闷了！”

学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只要一见你，我就闷得慌！”

她俯视着英大。那眼神好像是看烤盘上萎缩卷曲的鱿鱼一样。

“你呀，没一点主见。什么事儿都听别人的，还一点恒心都没

有。你还以为你是高中生啊？认认真真的对待你的人生吧！你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的人生，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走出咖啡馆之前，学姐说了这一番话，英大的心一下子像烤鱿鱼一样蜷缩了。他猛然醒悟到自己被踹了。尽管两人关系从不曾发展到谈论踹与被踹的程度，英大已无力去做这种客观的判断了。此时的他，不觉得痛苦，只觉得丢脸。他表情呆滞地把剩下的派派乐饼干条塞进嘴里吃掉了。

学姐说得太对了。他一次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过。小学毕业升中学，中学毕业升高中，高中毕业到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买房子……自己的一生就会像是安装了导航器的车子一样，按照规定好的线路顺利地向前滚动下去，哪还会出什么差错呀？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从未忤逆过父母的安排、朋友的指使和老师的吩咐，他驾驶的这辆人生之车，从未开到安全线之外去过。

那，怎样算是幸福呢？英大歪着脑袋思索着。不对，我得先知道我的梦是什么。我这人也有梦吗？这可不好回答哟。英大不愿意思索这个问题，打算尽早忘了见学姐的那件事情。可是，第二天妈妈递给他鹅绒大衣说是百货商店新买的衣服时，他想起了见学姐时的事情，禁不住脸红了。他不是为没能回答有关梦的问题而感到羞愧，而是为当时炫耀自己穿妈妈买的衣服来而感到羞耻。

于是，他暗暗下决心道，今后自己的衣服一定自己买。第一个目标嘛，就是买 CK 牛仔裤了。然而，当手中有了二十万韩元后，他的想法变了。光是自己买衣服还不够，必须全方位独立才行。这样，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做出如此冲动的举动，这可不像他

嘛！对眼下的他而言，最需要的就是做全新的自我，和过去有所不同地生活。“我的梦到底是什么”，“今后将如何生活”，英大打算在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陌生环境里，独自去找寻这个答案。由于他还没有复学，他现在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他还为了同过去彻底决裂，把手机号码也换掉了。

他入住“只睡觉”的房间里第三天的时候，这个新换的手机第一次响了起来。

“喂，你搬完家了吗？”

是贤洙打来的。他是唯一知道英大新手机号码的人。

“你啊，也没帮我搬嘛，说什么屁话？”

英大听到满屋子嗡嗡的都是自己的声音，有多久没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啊？搬到这里后，他这是第一次张口说话。

“对不起啦，臭小子！不过，我为你准备了一件事。”

“什么事？”

英大躺在被褥上，把双腿搭到了墙壁上。

“男女约会呗！”

水泥墙的凉气顺着光脚板传递过来，英大禁不住打了寒战。噢？墙壁纸原是蚊虫墓地啊！英大开始数墙上的蚊虫尸体。七个、八个、九个……

“像咱们这样的家伙呀，上学的时候得紧着约会才行，毕了业，就不容易见到女人喽！”

“像咱们这样的家伙”到底是怎样的家伙呀？英大很想问贤洙。他把搭在墙壁上的腿放了下来。用不着问，他知道贤洙指的

是什么。

“女人嘛，找不到工作就可以说嫁人。可男人嘛，绝对不能这么做。‘找不到工作就结婚呗’，哪个小子敢说这种混账话呀？”

是啊，他也曾憧憬过结婚。这多好啊。贤洙在电话中继续说道，只有现在交了女朋友才可在不久后的同学会上不至于丢面子。啊，同学会？他都忘了这码事了。这可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会啊。到了同学会，也许会碰到正焕那小子吧？英大开始认真地接手机了。正焕是高中同桌，是最糟糕的时候也能得全校第二名的学习尖子。他和英大属于不同的生活圈，所以高中一毕业，两人就失去了联系。但是，英大总是惦记着正焕的近况。正焕也会惦记我吗？这也是英大十分好奇的问题之一。

十八，一共十八只死蚊子。他打完了电话。他告诉贤洙不去约会了。他本想悲壮地表态说，在找到人生真谛之前，决不去参加什么约会活动了。可是，他真这么表态的话，贤洙一定会耻笑他是神经病的。所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近期不想见什么女人了。当然，就是这样说了，贤洙还是奚落了他是神经病。

打完电话，他突然感到了内急。噢，已经三天没大便哩。搬进这里后，他还没见过厕所是啥样子呢。小便嘛，他都是偷偷在洗漱间解决掉了。他披着大衣，走到院子里去。他忘了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出来一看，好像是深夜，四周漆黑一片。不过还好，巷子那边路灯的微弱光线溜进围墙里来，照出了厕所的石棉水泥瓦屋顶。英大抬头望了望这黄色的灯光，心里顿时觉得暖洋洋了。在这陌生的空间里，照样能好好活下去的。他踌躇满志了。

哎哟，厕所规模还真不小呢，一共有三间哩。英大打开了左边

第一个门，便器里全是大便，全冻住了。用水冲也冲不下去。他打开了第二个门。便器里全是大便，全冻住了。用水冲也冲不下去。他打开了第三个门，便器里全是大便。英大没有看冻没冻，也没看用水能不能冲得下去，狠狠地把厕所门关上了。便意也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现在用不上倒不要紧，以后可怎么办呢？在不能随意如厕的乞丐窟一般的这个房子里，还能坚持住多久啊？英大思索着问题的严重性，重又回到了屋里。哦？这是什么？他的脚踢到了洗碗池旁边的方便面箱子。搬走的那个女人没拿走的箱子和前天搬家公司送来的他自己的东西全都堆放在了一起。哎哟，两人的东西还不得搞混了啊！英大赶忙把自己的东西一个一个搬进了自己的房间里。由于一连三天没有睡觉，他的胳膊腿就像鱼缸里的水草一样绵软无力，每次弯腰起身头就发胀发晕了。嗨，得好好睡一觉了。真是的，住在“只睡觉的房”里，怎么单单就睡不了觉呢？

东西一进来，房间就满了。他打开了一个箱子，伸手一掏，掏出了小座钟，接着掏出了小型收音机、存钱罐和日历等。这些都是酒吧开业纪念或是商家在马路上搞年关促销活动时送的东西。英大把这些东西一一摆到了炕上。

“你们该多好啊，没有大脑，无需思考什么。”

一瞬间，英大羡慕起小座钟这些无生命的小东西来了。

他摁了收音机的电源开关。收音机里传出了熟悉的音乐，是苏格兰歌曲《欢乐的往日》。他听不懂苏格兰语的歌词，但跟着旋律哼唱了起来：“为了重逢的那一天，我们欢声歌唱吧……”

突然，传来了音乐节目主持人高亢的声音：

“大家好，再过一分钟，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噢？难道，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而现在又正是午夜时分？

他拿过小座钟看了看。果然，时针、分针和秒针就要重叠在一起了。他把小座钟重又扔进了箱子。

其实一分钟后，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59分和00分的世界还能有什么不一样吗？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他依然是个租住在一个月十万韩元小屋的、无所事事的预备役休学生而已嘛。其实，时间的流逝从未间断过，只是语言把时间分成年月日的嘛。而且语言把时间规定强加给了世界，世界却也并没有受制于语言的嘛。就在新旧年交替的这一时刻，世界处处依然有中大奖的事发生，少年依然在长高，女高中生依然望着滚落的落叶在发笑，军人们依然在翘首期盼休假哩。就像英大在这里听收音机一样，别人也在各自的地方继续着日常生活的嘛。当然，此时世界的某个角落里还会发生诸如战争啦、孕妇流产啦、恋人分手啦、考生赶写答案啦什么事情的。此处有人笑，彼处有人哭，这就是人世万象嘛。

既然是这样，我现在到底是在笑呢，还是在哭呢？

英大歪着脑袋想答案的时候，午夜的钟声响了起来。新年到了。他用啼笑皆非的暧昧表情，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一月一日。嗨，此时此刻该是马路上到处响着放鞭炮的声音、手机短信量剧增、恋人们纷纷接吻、人们纷纷举起酒杯相互祝福的吧。

英大瞅了瞅被扔在箱子旁边的新日历。在不曾面世的这些时间面前，在上天赐予人类的三百六十五个纯洁的数字面前，他顿时变得虔诚了。

天哪，今年自己该是二十五岁了。

新年第一天，整整三天不曾入眠和大便的这位二十五岁青年，终于被潮水般的睡意撂倒了。

他睡着了。他睡了又睡。三天来严严实实地扎紧口不让一丝睡意流出来的睡眠袋子，终于松开了口子，时间在睡眠中飞速地流过去了。睡眠中，他听见了手机的铃声。但即使听见了手机响，他也睁不开眼睛了。他睡着，睡了又睡。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他终于被尿意憋醒了。他睁开了眼睛。四周一片漆黑。一连开了三天的日光灯也许是在睡觉之前下意识地关掉了吧。他从被窝里爬了起来。可能是长时间躺着的缘故吧，后背有些酸痛。他顺墙壁摸过去，找到开关，开了日光灯。他搞不清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了。他见到除了他手接触到的日光灯开关部位以外，房间里的所有地方都被蟑螂群密密麻麻地给覆盖住了。好家伙，从枣儿大的到西瓜子儿大的，什么样的家伙都有。叫他愕然的并不是这些蟑螂数量的惊人，而是当他睁着睡意朦胧的眼睛环视四周的十几秒钟时间里，那些家伙们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些家伙的敏捷度与运动战能力，实在令人叹服啊！

他到洗漱间去撒了一泡尿。拉上裤子拉链后，突然觉得寒气逼人，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了。咦，洗漱间的门和门框对不上啊！他用脚猛踹，关上了门。淹没于黑暗中的厨房寂静无比，房间里射出的灯光，把厨房的犄角旮旯全都照亮了。怎么啦，怎么这么空旷呢？啊，他明白了如此空荡荡的缘故。原来，洗碗池和玄关门之间的窄小空间里堆放着的方便面箱子全都不见了。可能是他睡觉的时候，从他屋里搬出去的那个女人来过了吧。

他进房间来，赶忙把脚伸进了被窝里。他拿起手机看，睡着的

那段时间里来了三个短信。第一个短信是贤洙发来的。

你咋不接电话呢？见字务必来电话哟！

第二个短信也是贤洙发来的。

我已经定好了约会时间，你要无条件服从。

他以为第三个短信肯定也是贤洙发来的了。

现在我想宽恕你了。

哎哟，这可不是贤洙发来的。电话号码是 7814，当然也不是发给他英大的。他的手机电话簿上没存“7814”这个号码。英大注视了这个发错的短信半天：“现在我想宽恕你了。”英大想了想自己有没有需要别人宽恕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别人宽恕的事情，但又不敢斩钉截铁地说自己无需别人宽恕。他没有选择“删除”键删掉这个短信。

现在是上午九点，可见他足足睡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他觉得后脑勺奇痒难忍，原来自从搬进这里来就没洗过头。他使劲抓挠头发。得洗洗了。

他重新翻寻前天打开了的箱子。箱子里除了小座钟和日历之外，还有卫生纸和拖鞋、MP3、毛巾、透明胶带、刮脸膏、综合维生素、羹匙等等，什么都有，就是不见洗发膏。他打开了另一个箱子。